

書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張銑

呂延濟李周翰

劉良主呂向言

上書

上書秦始皇

李斯

善曰史記李斯者楚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封使鄭國來間秦以作

溉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

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斯書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

趙高之譖具斯五刑罾斬咸陽市也良註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銑曰吏百官也

昔者

善本無者字

穆公求士賢才也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

於宛善曰史記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邳豹公孫支於晉善曰史記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邳芮不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善曰史記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兩之法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

侯親服善曰史記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

疆善曰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秦之治國因此而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

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

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

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

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

韓界也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銑曰拔除

也上郡地名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

漢中蜀地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容使之西面事秦功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容使之西面事秦功

容使之西面事秦功

使之西面事秦功

使之西面事秦功

使之西面事秦功

使之西面事秦功

使之西面事秦功

使之西面事秦功

使之西面事秦功

施到今

善曰九夷屬楚夷也郢鄢楚二縣蓋秦令人據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

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史記惠王卒韓魏齊楚皆實從 銑曰包兼也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成臯地名膏

腴良地壤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西六國 昭

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

諸侯使秦成帝業善曰史記曰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

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

曰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

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春秋保乾圖曰光闇害

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 向曰范雎魏人

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羊戎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塞也言如蠶之食葉 此上善本無 四君

皆以客之功翰曰四者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也以 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善曰負猶累 向使四君却客而

不善本作弗字 納踈士而不善本作弗字 與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

有和氏善本作隨 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

織五臣本作織息廉切 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鰓徒 之鼓

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

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注曰鰓皮可以冒鼓也 齊曰和

氏寶則卞和之璧太阿劍名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也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而陛下悅之何也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五臣本無可字 則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決 不實外廩善

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獻廣雅曰馱馬屬良曰犀角象牙也馱馱良馬名廐馬屋

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五臣作以飾後宮充

下陳善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也銑曰充滿陳列也娛心意悅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傳

璣之珥阿縞古老切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善曰

說文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之佗皆類此銑曰以宛珠飾簪傳

而隨俗雅化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善曰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向曰冶美也窈窕

美貌美女出於趙夫擊甕於善本作缶南彈箏搏髀陞而

歌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善曰說文曰甕瓦汲瓶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

節樂翰曰搏擊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

之樂也善曰禮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云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韶又曰周

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招也銑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韶虞

舜樂武象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

虞若是者五臣本無者字何也快意之善本無之字當前適觀

而已矣善曰高誘曰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

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

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五臣本作可字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齊曰跨據也臣聞地廣者

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

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人善曰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良曰率上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

有乎四時交會充於內鬼神降福於中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善曰郭象莊子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注資者給濟之謂

足不入秦良曰言雖裏足以欲游秦而不得入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盜糧者也善曰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遺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借也寇賊齎遺也

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五臣本讎

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善曰漢書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

兵加胡越善曰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若漢家未央宮

之衡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推

也善曰史記曰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

連從容善曰史記曰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陳勝字涉陽

也善曰史記曰胡越南北邊之國也

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 銑曰晚節末路謂二世時也扣擊也丞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 何則問辭 列郡不相

親萬室不相救也 秦之政也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

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善曰 史記秦惠王遊至北河 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蘇林曰

覆蓋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齊曰 齊曰胡即匈奴 言胡人馬盛揚塵於鳥不見鳥獸鬪城不休

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

里不絕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 良曰輦車運輦 諸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比伐也

於漢耳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 文言其所以也 何

則疆趙責於河間 善曰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

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于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 六 河間之地 銑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疆也餘文同

齊望於惠后 善曰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 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 與呂后 漢書文帝閔齊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

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惠為濟 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卬光為濟南

王也 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 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此六王之心常追怨惠帝及高后

城陽顧於盧博 善曰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 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

餘薨興居誅死盧博齊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文曰二 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

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也 翰注同 三淮南

之心思墳墓 善曰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 見遷殺也 漢書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

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敖為衡山王陽為廬江王也 濟曰 文帝憐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安

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 大王不憂臣恐救

言三子皆望墳墓思其父見遷殺也

兵之不專

善曰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始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

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也

皆言有私怨不為吳也今人正不憂其不可若舉兵伐漢天下來討諸國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能專一可以明矣此陽

之微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善曰蘇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

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擊我南郡銑曰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名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

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

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

以下乃致其意焉向曰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其

言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隱其言詞越假此

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

深不能相濟事則必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

敗故為大王憂也

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游者為之談說翰曰言自然相感者也驤舉今臣盡

也龍無翼言翼即鱗也砥礪也陽將致其意也智畢議易亦精極慮

則無國而不可干

善本作奸字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善曰兩雅奸求也奸與干同然

臣所以五臣本無歷數王之朝皆淮千里而自致善曰固陋陽謙詞也裾衣裾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善本無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

行也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鷖鳥至鳥累百不

如一鷖善曰孟康曰鷖大鷖也如淳曰鷖鳥比諸夫全

趙之時武力鼎士袷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

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善本作湛患善曰服虔曰全

三也袷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

王之臺臺昭曰高帝子幽王友呂后殺之善曰湛今沈

字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淮南連山東之俠

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善曰漢書淮南厲

昭曰徙蜀嚴道濟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然則計善

作謀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行亦明矣善曰左傳

吳公子光享王鱗設諸賓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

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良曰諸專諸

賁孟賁皆古勇士不故願大王審書而已始孝文

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善曰臣瓚以為

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也向曰寒心銷志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儀父之後善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東牟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

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翰曰邾魯國也儀

父謚也功與齊相類故引而連之深割顛女兒王之善曰應劭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

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地與之齊注同壤子王梁代益以淮

陽善曰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晉灼曰方言

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又曰方言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諱也良曰壤子猶愛子也言文帝王其愛子

揖為梁王參為代王武陽王俊梁王揖薨徙武為梁王益加也卒仆濟北囚第於

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捕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銑曰仆頓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使

將擊之興居自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今天子新據

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

臣難知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向曰規猶帶

也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難探測也欲其

慎戒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

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善曰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

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

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服虔曰過誤也翰曰前言

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失國云由

邪臣詐誤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於世

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善曰應劭曰章邯為

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又曰燒棧道言高祖燒所步之

棧道也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稽

留也齊曰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以灌章邯而破之兵不稽留收敵善本人之

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善曰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善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此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善曰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 誦曰言羽等甚彊盛尚見破滅為國家者不可不慎其幾微孰猶深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

善曰漢書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也 向曰陽為人抗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餘同善注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善曰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又曰畏畏其不成 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

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善曰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 齊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昴 夫精誠變天地而

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動諭明也兩主燕太子秦昭王 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善曰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不同不也 誦曰言左

右者不敢斥於王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五臣本無而 燕秦不

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者善本無者字 玉人獻寶具楚

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捧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別和左

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
向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為非玉則其右足誅
亦刑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善曰史記始皇以李斯
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
也 具五刑者也 向曰李斯忠諫於秦
二世而具五刑於市胡亥二世名 **是以箕子佯** 善本作
陽

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 善本無也字 善曰史記
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

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 翰曰箕子見紂無道佯狂為奴接輿避世之亂亦佯

狂而 **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 善曰以其計 謬故令後之 **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

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善曰 史記比干彊諫紂怒曰吾
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
劬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楹形濟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

觀 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
鴟夷之革沉之於江鴟夷以皮作鴟形 **臣始不信乃**

今知之 良曰知忠 而獲罪 **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 善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
至白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

駢車也 甚相悅 銑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新知情若相得
傾蓋之間有 同故交也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 善本無 事 善注同 向曰於
期為秦將得罪於

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

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

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因

左手持其袖右手搃其匈於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燕

太子徐廣曰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古 以却齊

而存魏 善曰 漢書音義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
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
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 剄注同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

尾生善曰報復曰蘇秦於秦不信也又曰中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而死天下則反覆無信於信也

六城為魏取中山善曰中山將亡六城信也

中山何則誠善本作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音蹄馱善曰惡

謂護孟康曰雖有饒惡王更膳以珍奇之味也怒其饒者而轉重蘇秦更真一駿馬以食秦馱馱駿馬

名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本少人惡之於魏文

侯文侯五臣本少投以夜光之璧善曰言白圭拔中山

文侯向曰文侯不信饒者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

昔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

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臆鼻引脚

於宋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

註曰臆膝蓋也翰曰司馬喜為宋所別范睢摺拉

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范睢隨魏中大夫須

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

齊遂使人笞擊范睢折脇摺齒睢得出亡入秦為應侯廣雅

曰摺折也濟曰范睢為魏相魏齊之所笞擊折此二人

者皆信必然之畫指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

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

之河徐衍負石入海善曰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

自投河 爾雅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 漢書音義 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曰 論語讖曰徐衍

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二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如溥同向注 向曰申徒狄諫殷不聽自投於河水自河

出為雍徐衍惡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中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以移人主善本作主上字之心善曰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言皆義不苟取比周

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 六韜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銑曰比周朋黨也故

百里奚乞食於道善本無道字路繆善本作穆字公委之以

政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審戚飯牛於善本無於字

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密相飯牛車下望相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鄒子說梁王曰審戚扣轅而歌相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善本無者豈素官於

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

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

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曾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善同

向注 向曰齊人饋女樂季相子受之三 日不朝孔子去之魯用季氏故云聽其說宋信子冉之

計囚墨翟善曰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未詳 翰曰宋用子冉而囚繫墨翟夫以孔翟

善本作墨字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濟曰宋魯竟弱

故云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善曰國語冷州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

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云積毀消國亦云 消骨又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謂之消滅國亦然也是

以秦用戒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

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 史記 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張

晏曰子臧越人也 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 此
穆公為霸王齊用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所以疆盛

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

觀垂名善本當世善曰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尸子

也銑曰奇獨也公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也臣五

本作矣善曰史記舜弟象教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

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鄭鄰 向曰丹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弟常欲殺舜

管叔蔡叔皆周公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此四

人於堯舜周公則為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為讎敵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善本作不足侔而善本無三

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

說田常之賢良善本無良字同翰注 翰曰五伯齊

禹湯武也 濟曰捐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

王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噲死子之亡信可棄也齊田常弑

簡公而立平公以常為相五年 封比干之後脩孕婦

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善曰應

劄姓者觀其胎產 良曰紂剖比干 夫晉文公親其讎

而彊彙朝諸侯善曰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國語初獻公

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與芮畏偪梅納公謀作

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韋

昭曰寺人掌內袪袂也勃鞞字伯楚 銑曰讎謂寺人勃鞞

為晉獻公之逐文公斬其袪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
難遂以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相公霸諸侯一匡天
下此之謂也 銑曰仇謂管仲為公子糾射桓公中鉤何

則慈仁殷勤誠加善本作嘉字於心此不可以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

而卒車裂之善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

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

其身善曰史記越王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

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

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也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

知其才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使使往迎子仲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今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

本作賜見情素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隳肝膽

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五巨本於士善曰於上所求無所

愛惜則桀之犬善本作狗字可使吠堯而跖隻之客

可使刺由善曰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戰國刁鞅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

非其主也吠音吠並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乎齊曰言苟能盡心於人人無有不可使者然則荆軻沈善本作湛七族要離

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善曰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呂氏春秋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諸明曰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

罪燒妻子揚其灰也齊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

坐之沈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云令吳王燔

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
走見夢忌因以劒刺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暗投人於道路善本無路字眾莫不按劒相眄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帶輪困去離奇衣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張晏曰抵

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廣雅曰蟠曲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柱頤左氏傳注容形容也銑曰眄顧也蟠木

曲木也抵本也輪困離奇屈盤高下也萬乘天子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

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

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向曰德重者人不以為德故

也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

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翰曰蒙被術法也伊管伊

尹管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

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善本作政字則人

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

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善本無也翰曰襲因也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善曰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

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邇殊域莫不向風良曰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

其所欲故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

善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蘇秦曰卑辭以謝君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五臣有以字信荆軻之說而匕首

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善曰

戰國策 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寶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曰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通俗文曰七首其頭類也故曰七首短而使用文王遇呂尚西伯遇太公俱為師也 銑曰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貢職如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元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見軻軻以匕首擗秦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渭之陽載太公以歸其國塗遘卒遇若烏鵲之暴集而卒以共成王業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太公望塗遘卒遇共成

王功如鳥鵲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

議善本作義字獨觀於昭曠之道也向曰拘攣淺近昭曠大明也今人

主沈於善本無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

為左右便辟侍惟牆臣妾所見牽制論曰沈溺也惟牆妻妾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阜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也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采疏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哉弃其疏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疏字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馬也阜飼牛馬廐也餘文同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止礪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論語子罕言利故里名勝

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善曰晉灼曰史記樂書紉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紉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朝朝而歌無所用心故醒之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

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五臣作巖數之中

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五臣無者字哉銑曰恢廓廣大也誘

進脅
迫也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
逐獸相如因上疏諫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

忌勇期賁育

善曰史記秦武王有力士鳥獲孟說皆
至大官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

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
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

而死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

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

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善曰漢書音義大駕
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

清尊之意也濟曰軼才過於眾也駭驚馬也不存謂
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輿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

得施

善本無
施字

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
秋陳音曰黃

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
道傳羿羿傳逢蒙也

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

軫也豈不殆哉

良曰起轂接轡有如戎
秋不遠矣軫車後橫木

雖萬全無

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

路而馳猶時有銜檟渠

善曰張楫曰銜馬勒也
檟駢馬口長銜也家語

子曰况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
前有飾檟而後鞭策之威銜曰駢行檟勒也

而况乎

涉豐草騁丘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
春秋吳為丘墟也向曰豐草茂騁馳也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利猶貪也其

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

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翰曰萬乘天子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

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禍故善

字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銑曰忽故

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善曰張揖曰畏欄瓦墮

而傷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鼻郎

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

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為農大夫

齊注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

翰曰全謂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

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

得其道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

德日月不食五星不亂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無置字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良曰遺失也臣秉願披心腹善本作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秉言銑曰

效進恒傷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

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馬方駭鼓而驚

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

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

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

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

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翰曰駭驚也鼓擊手鼓也

鎮墜結其出不出山間不容髮善曰蘇林曰臣改計取

甚急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濟曰事之幾

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言改其過謀脩其政道不可失於今

日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

難於上天變所以善本無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

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

也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今

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銖曰欲為謀逆之計變改也

欲極天命之上壽敝善本作無窮之善本有樂

究萬乘之勢力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善曰

極窮究盡也而欲乘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此愚

臣之所大惑也頽監曰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

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

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

逾數而迹疾而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

李鳳

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處以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息迹愚亦甚矣濟曰景影也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楚諒一人炊之百

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或曰滄寒

也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濟曰滄冷也

於此譬言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

抱薪而救火也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之逆求福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

善本有也字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

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上無百步之內耳

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善曰周君曰養由基者善射去楊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也

人所得射者百發百中百步內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比

則養由未解持弓矢操持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善曰服虔曰基胎皆始也向曰基

初胎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善本無泰山之

雷救力穿石殫極之統五臣本斷榦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統古縵字殫尽

也極之縵榦井上四交之榦常為及者所契傷也翰曰泰山之水雷留久而滴穿其石也縵索也榦井上木也言盡極片

索用久而刻斷其木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

然也濟曰森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善曰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銖

曰銖權分寸索之重也言自銖銖稱之寸而寡失善曰丈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

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徑直也良

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言事

大略斷之則定以
小智成之則敗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槩足可搔

先而絕手可擢而拔

善本作爪字 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槩足易去也莊子曰橡

樟初生可爪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壯交切 銑曰三尺曰圍十圍言大也槩小也搔撥斷絕擢搖也

據

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善本無也字 向曰磨龍石砥礪

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龍力公切尚書注曰砥磨石也 翰曰為事不

已必見其效此所以諫王父為逆謀 恐一朝見用矣磨龍石砥礪皆磨石也

臣願五臣本王孰

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既率兵

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

枚叔

善曰漢書吳王率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聲北備榆中之關南距堯

笮

音昨善本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子容反 善曰胡戎為難率兵而却

漢書金城郡有榆中縣 漢書南夷自雋東北君長十數祚都昆大祚在洛反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 良曰言秦

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 六國韓魏

六國乘信

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

善曰漢書音義 孟康曰魏公

子無忌號信陵君又曰漢書音義又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二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

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秦燕復使荆軻以刺秦王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

善本作何是字

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窄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 向曰項羽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尽有六國之衆又脩恩義以撫戎狄而羌夷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也 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

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

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

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

無事矣

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 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 天下聞吳率失職

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

誅其二公以謝前過

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

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

錯出

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善曰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又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 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又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 向曰方輸謂貢萬物也

錯雜也珍怪寶玩也

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

不如海陵之倉善曰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齊曰海陵縣有吳太倉

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奇守禽獸不

如長洲之苑善曰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苑名游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善曰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以

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向曰壁壘軍城也副重也關城函谷曉武等關

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半不

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

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齊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其不備曰襲都

謂吳都廣陵魯東海絕吳之饒善曰吳饒軍日海入道善曰吳饒軍日海入

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

雖欲反都亦不得已銑曰梁王武也榮陽縣名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也及吳楚反皆守漢約不從吳也齊

王殺身以滅其迹善曰晉灼曰齊孝王將問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欒布等聞初與

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善曰晉灼曰膠東膠西齊北吳楚臨淄王也發兵應此謀應

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杜預左氏傳注

出於郡也趙王遂發兵應吳此事以章不可掩覆今大王

李朝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善曰張晏曰吳地方千里

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也

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善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又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服虔曰弓高侯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

注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

向曰言吳兵之急壁軍城

臣竊哀

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善曰梁書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

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向曰詣謁也餘注同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善曰淮南子繡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

信謙而繫之繡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翰曰賤臣繡衍也

叩心言恨也

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海水又出許慎曰庶女齊之

善曰淮南子

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齊曰襲及也文同

下官每讀其書未

嘗不廢卷流涕

善曰沈約書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

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諺曰

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離故曰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

顧者此也

善曰史記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傳義士猶或非之

又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良曰伏死不顧冤之

深也此謂由此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

今知之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臣始不信今

乃知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善曰鄒陽書左

又願王熟察少加憐焉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

衣韋帶之士善曰淮南子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揉桑以

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揉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

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向曰言

自微賤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善曰淮南子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

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

是博文字疑聖飾詩書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

以買名譽於天下善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明之虛盛又曰

金華之殿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

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翰曰日者猶頃

者謬得謙詞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嘗官於朝廷

也何嘗不局影疑嚴側身高禁者乎五臣本作也

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局濟竊

曰局影側身昔戒懼也疑堅嚴敬也局禁宮闕之間

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與淺術之餘

豫三五賤伎之末善曰史記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

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

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作裘孟嘗君患之編問客莫能對最下

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

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

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

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

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二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

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良同善注

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

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

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曹植豔歌

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

餘文同

銑曰荆軻之燕

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捨瓦投龜

太子今人奉盤金軻用抵

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

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

為之報讎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

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

善曰

國士報之分分義也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

左善曰

傳衛太子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子路曰太子無勇君燔臺

未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

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

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為十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若

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莊子奔堀弔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淹言願殺身如此萬中有一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

善曰

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析肝相信信豈移於浮辭孟子曰墨子

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也翰曰比干不避殺身不

而忠諫於紂紂剖其心而觀焉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

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

善曰楊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

也缺也

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復影弔心酸鼻痛骨

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囚圜當為誅始詩曰顧占周道

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趙武曰

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

良下官聞虧名

為辱虧形次之每以一念

五臣作是

善曰尸子曰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李陵答蘇武

書曰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銑曰虧損遺失也言如有所失

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

木石與獄吏為伍

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

春秋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

雲之重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也向曰涉此少卿所以仰天槌直心泣盡而繼

之以血者善本無也善曰韓子曰木和乃抱其璞而哭於

曰少卿李陵字也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下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善曰燕丹

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

之下善曰漢書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

而授老子論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次則結綬金馬之

庭高議雲臺之上善曰漢書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

著作之庭東觀漢記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

漢官有雲臺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善曰

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

王而致闕下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也良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善曰漢書高祖論功

同善注白馬之盟又有青史音義曰古寧當爭分寸之末競

史官記事銳曰啓開也冊書也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善曰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鄒陽上書曰衆

口鏃金積毀銷骨向曰言毀讒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善曰漢書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

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

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

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國醫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

戲倫謂倫曰聞卿為吏笏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

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而僕又得之蠶室良曰絳侯周勃持

兵北軍故曰上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取也太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姚蟲室故云名臣之羞姚蟲室刑人

之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本無魯連之智

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善曰司馬遷書如僕尚

何言哉史記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

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論語曰楚狂接輿

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銑曰魯仲連為趙

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佯狂避世而行歌子

陵閉關於東越仲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

也善曰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與世祖同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歧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

風秦地也良可知言皆恐患難故去於代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亦當銜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善曰莊子曰銜墨翟

田光向軻吞舌而死翰曰銜口何以見齊魯哥節之

吞舌不言也匕首劍也願自殺也何以見齊魯哥節之

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善曰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

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

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

而歌於市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方今聖曆欽明天

下樂業善曰尚書放勛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

雲浮洛善本作榮光塞河善曰尚書中候曰成王觀西

泊臨洮土狄道北距飛狐陽原善曰淮南子曰秦之

泚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
曰臨泚隴西之縣泚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泚也飛狐蓋在
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

醴善曰揚雄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備智備

也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景飲醴莫茨為曆宋均曰

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善曰周禮曰以園土

獄門抱痛含憤恨之深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善曰家

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鬼不愧於沈首鵠善本

亭之鬼無恨於灰骨善曰晏子春秋景公田於梧丘

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敬焉獸悉斷其頭

及白曰公不愧沈首也說苑曰景公畋於梧丘謝承後漢
書曰蘇林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龍壽所
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吐刺史周敞行部宿亭
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鵠奔亭銑曰交州刺史周
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來告寃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
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寃得明假使灰粉
亦不恨也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

任彥升善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性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

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善曰春秋合誠圖曰

制付使者
向同善注

文三十一

三

李士清

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魏希世而特出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雖漢在四世也言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如此也

魏稱三祖善曰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

濟曰謂武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防引

之**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善曰家語昔者舜

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相違謂之調露路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魏之主不足以繼想耳

性與天道事絕稱言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豈其多

幸親逢旦暮

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曰旦暮之遇也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自是多幸而親逢聖人向曰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

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

善曰答賓戲曰泥蟠天

書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借為郎中

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也翰曰易云潛龍勿用謂帝在齊朝

時助已得承奉也法言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助自言彼時已有升堂入室之聲易曰飛龍在天謂

帝建梁而登極漢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借為郎中

世務助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

惟君知臣見於 善曰左氏傳

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 善曰左氏傳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詭集有辯謹輒牽率庸才論濟曰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拙速雖效蚩鄙已

彰善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賦曰虫部益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虫部皆謙詞也效呈也虫輕鄙小彰露也臨啓慙慙女罔識所實音至惡愧也實置也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善曰蕭子顯齊書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壹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壹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眡肝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眡真忍切肝休干切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五臣本無當賜字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

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

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善曰王隱晉書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歎

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栢子新論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濟曰緒胤也昧不明也忠謂壺死王事孝謂眡肝死父難也良曰名教謂當時士大夫為之悲傷也隱淪謂徵士翟湯

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

善曰廣雅貿易也銑曰裔嗣淪沉也言年代遷易後嗣

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

哀歌

善曰栢子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空其中樵兒牧豎躑躅

慨自哀日月纏迫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翰曰言彬自傷感纏迫急感

而增歎

陛善曰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善曰

速也因此善曰而增歎善曰陛善曰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善曰

而增歎善曰陛善曰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善曰

序弘宣祖業 仲長子昌言弘之於教義 說苑聖王布德

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濟曰弘大宣示也言壺是晉臣而

梁武大示教義故脩理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之非求功效於今也 善曰春秋元命包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

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良曰言壺餘德不滅而彬仕梁

代 烈業泯滅也陳力 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善

謂入仕 異代謂梁也 左氏傳凡諸侯薨于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良

曰渥厚也言壺為晉死王事而不加爵賞故云闕於晉典

推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五臣本作世 善曰戰國策顏

去柳下季壘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 銑 臣亦何人

曰此刑久絕今天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 敢謝斯幸 向曰非分而得謂之

啓以聞謹啓 幸言非身所敢謝 不任悲荷之至謹奉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善曰 劉番梁典昉為 尚書殷中郎父憂去職

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 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

能奪 翰同注 見其辭切亦不

任彥升

昉啓 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 近啓歸訴庶諒窮款

奉被還旨未垂哀察 良曰諒信也款心也 悼心失圖

泣血待旦 善曰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

言憂感深悼傷 昉 善本作 於品庶示均鎔造 善曰鵬鳥

也失圖荒迷也 君 毛詩鼠思泣血 尚書坐以待旦 銑曰

每生倉頡蓋曰鎔炭所以行銷鐵也 向曰鎔造造化所

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示同造化之一物 干

祿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善曰論語 曰子張李

干祿言已之所陳但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 向曰干祿榮寵自拔擢於衆其損禮教不堪關於視聽皆謙

也所不忍言具陳茲啟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

宮不忍言也善本一作君字往從末官祿不代耕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

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翰曰言祿薄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

昏之半善曰禮記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

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良曰甘旨膝下之歡已

同過隙善曰孝經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

之則是無窮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几筵之慕幾何

可憑善曰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

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左傳人壽幾何向且奠酌外不

曰言神靈依馮几筵三年內能幾何時也

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聞覓若無主善曰鄭玄問禮注曰喪所

薦饋曰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也論語吾不與祭又祭

神如神在埤蒼君曰間靜也喪報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

王隱晉書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良

祭無主以翰曰奠酌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

所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

多喻善曰言為服喪無別理也窮咽哀泣也多喻多此喻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

字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

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若霈然降臨賜寢

嚴命善曰孟子曰沛然下雨銑是知孝治所被爰

至無心善曰孝經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

也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錫類所及匪徒

教義善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不任崩迫

之情謹以善本作奉字啓事陳聞濟曰崩迫切急也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九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李善 張說 呂延濟 劉良 註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荆

州援軍至二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頓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彥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

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教有刑善曰司馬法曰將軍死

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緩漢書曰廷尉
王按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銑曰入

尺曰咫餘同注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

已輕善曰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

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大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

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也向曰括果敗而母不坐故云是知敗軍之將身死

深識已輕言輕於常法餘文同

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作斯在字善曰魏

外而家受罪於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

斬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

道者罪死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隳勳險

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善曰隳勳

魏收後魏書曰大祖道武諱珪攻穽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

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擢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

於鏘王師又曰薄伐儻仇至于大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

向風靡翰曰隳勳匈奴名也謂後魏主也師謂梁軍也

是以淮徐獻捷河充凱歸善曰由尚書海岱及淮惟

戎捷尚書曰濟河淮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齊曰東

淮徐河充皆屬梁地也捷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樂而歸

關無一戰之勞涂音塗善本中罕千金之費善曰

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格令丁奉等兵便亂斬遂破北

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

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由塗中

失滔北征訃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

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良曰言破敵之

馬東關涂中皆地名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善曰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

州也懸隔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五臣本月善曰

去都遠也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五臣本月善曰

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故司州刺

介待楚衆憑陵弊邑也向曰憑陵依據也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故司州刺

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猶善本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善曰劉璠梁

年司州刺史漢書詩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

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吒而卒衆猶拒守

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

士猶不降及城陷捶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也潘安仁所

馬督誅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汧馬督誅

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曰方之居延則

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

敦淮漢仍執驪虜方之居延則

韓曰亟數也餘文同

史

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善曰漢書

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

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守

伯宗爲戍已校尉恭以踈勒城

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後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

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

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飛泉

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爲神明引去也

良曰言蔡道恭

過於李耿之感

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

之首以懸北闕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

書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

豈真受降可築

涉安啓土而已哉善曰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

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

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

尚書曰建邦啓土

向曰漢武帝

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

降是謂開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本

字

不時言邁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

風靡

故使蝟善曰漢書賈誼曰高

帝王功臣反者蝟毛

結蟻聚水草有依

善曰漢書賈誼曰高

帝王功臣反者蝟毛

起曰天志曰錢唐大帥种式等蟻聚爲寇

良曰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蝟蟻

之結聚而

依水草也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善曰魏志曰司

馬文王征諸葛

善曰魏志曰司

馬文王征諸葛

善曰魏志曰司

馬文王征諸葛

善曰魏志曰司

馬文王征諸葛

善曰魏志曰司

誕六軍案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

銑曰按不進也盤桓不進貌資助也

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五臣本威善曰謝承後漢書胡爽

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接

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

司州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

延頸自貽虧劔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

鄧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

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

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關泥首待罪帝

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

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

贈侯威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劔劔折挫也

毛詩曰自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寔景宗

示即主五臣本無景宗即主一句善曰左氏傳曰齊人

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

宣下數語或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繁法最刑而

為主首也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

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

駭驚實用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

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

行間遘茲多幸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

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銑曰言技自行陣之間也遘

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善

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酈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

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酈乎曰知之之上曰夫備追殺獸

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

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

向曰言景宗指蹤非擬蕭何獲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善曰漢書

獸勤勞不同諸將

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

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

翰

又范

又范

又范

又范

又范

又范

又范

又范

又范

又范

曰茂重也 **負檐** 丁氏式鐘鼎遠列 **裁弛** 善曰左傳曰齊侯使

召擔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

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 **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善曰左傳曰鄭

廢也擊鍾非食 **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善曰左傳曰鄭

實率也遠疾也 **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善曰左傳曰鄭

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然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

亦當此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復自己**

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

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

諶曰睥其目瞠其腹棄甲而復 **曹死蔡優劣** 五臣本作當

若真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毛萇曰靦媿也鄭玄曰汝媿然有面自也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

疆也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

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

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

也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注同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

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 **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 善

教者負敗也 **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 善

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 **伏惟聖**

也 **伏惟聖** 也

武英挺略不世出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

謀也不出言非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

世人所能出也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

實弘廟筭 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元西

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出征者必祭廟筭吉凶而後行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翰曰

五

五

五

五

五

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曰寔庸固濟曰庸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言也自

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良曰逆胡

後魏也諸夏中國也聖朝乃顧將一車書善曰汧馬朝西顧開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乃顧謂眷顧天下也一車書謂欲平天下使車同軌書同文善曰汧馬

慙彼司氓致五臣本作累辱非所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

向曰慙傷也司氓司州之人也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

所逃罪翰曰載則矜憐惻惜也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善曰左氏

叔向古之遺直也刑侯之獄言其貪員臣謹以劾胡代及劾

也以正刑書良曰肅敬宣忘法也臣謹以劾發其罪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

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脾將帥絳胡

諸應及外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統

也偏裨皆小將也絳沾也外罪臣謹奉白簡以聞向

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臣謹奉白簡以聞向

簡略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

狀也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

稽首以聞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善曰沈約文月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

不入汜凡毓育字孤家無常子善曰東觀漢記曰馬

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記毓字稚春濟比人也敦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子也五臣作充士良注

同是以義五臣本義上士節夫聞之有立善曰左氏

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謂立志也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

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

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善本作並已

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五臣本作百後當伯字同

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善本有又

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

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

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善本

無隔箔字攘拳大罵突進房五臣本作中屏風上取車

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五臣本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五臣作

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善本無至范屋中高聲大

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

善本有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云父與

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以奴教

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後第二弟救正仍奪教

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

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五臣先是眾奴善本有兄

弟未

善本無未字

分財之前救正兄寅以當伯五臣作百貼

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

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

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救正復云

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救正息貪得當伯推

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善本無行字還擬欲自取當

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

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

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云夫私贖應屬息遂當

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救復奪取云應

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

責整婢采音劉整五臣本無整字兄寅五臣本無寅字第二息師

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

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

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

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字失車欄子

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救正聞聲

仍打遂范喚善本無喚字問何意打我兒救正母子爾時

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善本無婢字采音及奴

教子楚玉法忠善本作志字等四人于時在救正子母

善本作 母子 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

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

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

列稱善本無 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

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

糴米遇善本作 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

苟奴登時五臣本 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

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

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

狀粗與范許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善本作 被

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誹法令

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

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

所連逮五臣本 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

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曰昭明刪此文太略故 臣

謹案新除中軍叅軍臣劉整問閭闔三 昔而 名

教所絕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平屈原

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

也乃爾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統袴善曰漢書曰班伯出與

朝后妃之親也綺襦統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 惡積豐稔

親舊側目

善曰左氏傳甚弘曰毛得必正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音義曰

列侯宗室見邸都側目也

豐罪也稔熟也側目言惡之甚也

辭

善曰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教裳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

善醜也良曰禮嫂叔不通問故云理絕肆陳也醜辭謂罵言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

杖

善曰謂打逐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元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十有病雖不省

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

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銑曰言整私其子則竟夕不寐惡其姪則妄加大杖餘文同

薛包

善本作苞字 分財取其老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

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

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治

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 **高鳳自穢爭訟**

寡嫂

善曰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

為吏又詐與寡嫂詐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傲文通之**

偽迹

善曰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皂素表彥伯名曰巨須曰迹誇必偽 向曰孟嘗薛包字文通自高鳳字

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善曰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王隱晉書凡毓字稚春齊北人

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主母衣 **整步之撫姪食有故**

無常主 良曰衣無常主則汎毓也 善曰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

人 善曰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

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

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檐**

昌惟交質

徵二反 善曰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每貫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金

十則鐘杜預曰六斛四斗也 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

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翰曰漢高帝嘗酒酒家折券棄債六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庚言媿雖負鐘使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媿車惟為質言整之罪深襜褕裳也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愁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善本

作所除官輒勒外收五臣本無收字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五臣本制

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善本無闌字龍牽請付獄

測實其五臣本無其字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

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非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休文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宋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

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往烈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勿心勿也

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雋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

巡致仕良曰不疑畏其盛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

苦夫而辭不肯詰書列業也合之義升降烏瓜切善隆誠非一揆善曰禮記

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暹有升降政繇俗革

吳都賦曰崧隆異等孟子子履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仇谷相敵而合也崧下隆高揆度也

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善曰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向曰使有倫理次第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昌克反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

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翰曰懷嬴

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翰曰懷嬴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何以卑

衰善曰谷賓戲曰周失其術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

衣冠子孫表子正善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霍諧奏記曰宋光

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姻婭漢書有

亞淪雜罔計斯庶善曰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驢仕漢書有

所養卒如淳曰所賦也濟曰販鬻祖曾以為賈古

淪混也罔無也所庶皆賤人善曰賈良曰以祖明日

道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良曰以祖明日

士顏曾無愧畏善曰丁德禮屬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未明曰

也毛詩曰不愧于人不畏於天銑曰明目張目腆厚也

懷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向曰翁嗣也世業謂上代德業也後嗣子孫宜常

安之不樂卻之家前徽未遠善曰左氏傳叔向曰樂卻可改也晉原降在阜隸杜預曰晉

舊臣之族也翰曰樂卻皆晉大夫既壯而室竊貨莫

其家以比當時公卿之族徽美也非阜隸善曰鄭玄曰有室有妻妻隔室也解朝曰司馬長

臣隸濟曰禮三十壯有室室妻也阜隸賤結竊離以

者也言嫁娶之家貴賤雜偶以相竊其貲也行箕帚誘咸失其所善曰詩曰親結其竊九十其宜毛

結備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也良曰女將嫁母為結其竊竊帶也婦人適於人而執

箕帚也今則非其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

匹偶是以失所

自宸歷御寓弘華典憲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

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御

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昔所以除舊布新也

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也陛下所以負辰紀興言思清敝俗者也

善曰禮記天子

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

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負辰敝俗謂雜為婚姻也

臣實懦品謬掌天

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

雖

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入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璩詩曰城狐鼠不可屈社鼠不可熏晏子春

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尔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

勢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燼蠹敗也猷道也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而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

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

達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

源雖人品庸陋宵

實參華

向曰曹代也

曾祖雅位登八命

善曰禮道亦為

少卿內侍帷幄

齊曰少卿為侍中常侍

父璿升采

祖

儲闈亦居清顯

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

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

遂居清顯

良曰璿為東

高官采事也儲闈東宮也

徹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

託姻結五臣本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往

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善曰孝經鈞命夫曰各毀行廢玷辱先人源

人身在遠向曰在遠謂在南郡丞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

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奮胤胄善曰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

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善曰董仲舒對策曰家温而食厚祿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善曰漢書宋傳曰王卿夏公齊閭閱詣

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閭主簿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

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五臣本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

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

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善曰晉初都洛陽故曰西

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

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

羊傳曰紆于伯者何無聞焉爾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願

所殺故云殄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

滿奮字武秋言奮後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

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善曰漢書言義曰連親姻也大傳曰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楊仲武誄曰潘陽之睦有自來

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濟曰駭

寶早有小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五臣本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

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

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善曰晉初都洛陽故曰西

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

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

羊傳曰紆于伯者何無聞焉爾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願

所殺故云殄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

滿奮字武秋言奮後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

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善曰漢書言義曰連親姻也大傳曰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楊仲武誄曰潘陽之睦有自來

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濟曰駭

敬馬也言王滿與此異也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

充牀第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賦鴉之責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簀也良曰媵從婦者也禮云女嫁母施衿結帨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帷房之私罪甚也

鄙情贅

行造次以之糾慝

湯得繩違允茲簡裁

善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匿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源即罪

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

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具也向曰世資

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

抱布

善曰列子曰天下殷紂魯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

往哲格言薰不猶

雜聞之前典

善曰左氏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汧馬督誅曰聞之前典

豈有

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善曰尚書曰六卿公職禮記曰胄文謂趙文子

宋

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必

宋

高門降衡雖自己作

茂祖辱親於事為甚善曰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

古字同 向曰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也言以已高此風

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善曰尚書大

比屋而封 翰曰翦除源本塵汚也宜實以明科黜之

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

於來日善曰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 齊曰伍等也臣

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

禁止視事如故善曰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

恐云云

荅臨淄侯

楊德祖善曰太尉彪子餘同銑注 銑曰典略

曰楊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考廉除郎

中丞初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總知外內事

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

侯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脩荅後曹公以脩

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曹植時

為臨 淄侯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向損辱

嘉命蔚矣其文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翰誦

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善曰說文曰諷誦也

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

雅小雅商 頌魯頌

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善曰仲宣投

壤故云漢表孔璋嘗身表氏故云冀域岸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論飄許京故云豫德連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

故云魏也良曰仲宣王粲字也寓於楚壤故云漢表陳琳

故云顯於豫應璩時

居汝穎此置植書

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

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乎

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違高視哉

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乎

長貴盛體發旦之資真有聖善之教

善曰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

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

傳記留思文章

善曰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

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贊佐也大業父業也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

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

至於此乎

善曰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齊曰竦耳傾聽

又嘗

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

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

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

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託左右

是以

對鷓鴣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

歸憎其貌者也

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銑曰植曾

作鴟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伏想執

造成終日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惡善曰鄭玄禮記注

事不知其然復受顧錫教使刊定善曰鄭玄禮記注

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文即是使脩刊定也春秋之成

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弟子掛口善曰

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善曰

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栢子新論曰秦相呂

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

篇章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

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翰曰此皆聖賢用心高今

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也卓犖高大之貌餘同善注

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善曰兩

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濟曰植書云今

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今植之賦頌乃

與古詩相類雖不經孔子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

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一書悔其少照作善曰植書云楊雄猶云壯夫不為雄

一書悔其少照作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

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字若

比仲山周日之疇為皆有譽耶善曰毛詩序曰七

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

德祖何以言之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鴞詩言如

雄言則此二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

人皆有過也竊以為未之思也善曰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

宗過言謂壯夫不為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

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

與文章相妨害哉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

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其封

禪書曰飛英聲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功魏
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韋昭
曰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
孫也 翰曰魏顯追秦於輔氏其勳銘于景鐘景公鐘也書
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
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
石之功豈以翰墨為勳績辭賦 輒受所惠竊備矇蒙
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也

矇 叟 誦詠而已 善曰詩曰矇矇奏工 齊曰所惠謂矇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善曰植書云其言不慙 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

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 良同善注 季緒

瓌瓌何足以云 善曰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 安太守 銑曰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

反谷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章脩云何足以 云瓌瓌小器也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 少以文辭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

丞相主簿病卒文帝甚哀序云上西征余守 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候轉與筓同音 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 文甚麗 向曰繁步向反余文司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 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

子年始十四 善曰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翰曰鼓吹音樂也技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

能喉轉引聲與筓同音 齊曰筓 簫也 白上呈見

果如其言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良曰上主上也文帝時未受禪 即日故共

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 齊

潛氣內轉哀聲 善本作 音字 外激大不抗越細

壤地也

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善曰樂汁圖徵曰聖人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

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鐵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笳籥也均曲也

沈浮尋變入節善曰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折漢書音義我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

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為理樂相譚雜論曰漢之二主內置黃門工倡也向曰黃門樂官名温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

竭意匱既已不能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也翰曰傲欺尚勝竭

窮優游變善本作轉字化餘弄未盡良曰化變弄曲也暨其

清激悲吟雜以怨慕善曰暨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

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善曰古詩曰胡曰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喉轉為之悽傷也頑豔美者皆感之

風拂在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

聽莫不泣泣墮涕悲懷慷慨善曰說文曰在衣衿也

自左驥善曰魏志曰史妯善曰文帝令杜夔譽姐善曰魏志曰名倡善曰魏志曰

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未之聞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

竊惟聖體兼愛好奇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

是以因絃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權冀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

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
樂蓋亦無量善曰左傳曰得臣寓日馬詩曰吉甫宴喜
之與及也斯欽死罪死罪銑曰飾進也事謂西征也訖竟也光塵美言
調喉轉也

谷東阿王戔

陳孔璋

善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向曰東阿王曹植也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

君侯體高俗李善本

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善

漢書爰益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子遊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伴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交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

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
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苞丁剖犧於用
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
莫邪翰曰辱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貌也洛曰王即諸
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高
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
拂鐘無聲應機立斷善

說苑西問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
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諸侯乎過
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錘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
如兩錢之錘今子持械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
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淳于
髡三稱竊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
貴於立斷良曰錘聲也夫所以貴於干將莫邪者此乃
貴於立斷截也皆謂植之才藝同於此矣餘文同

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善曰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稟受也銑曰顏回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言植之文堅而且高鑽仰者終不可近而致之音義既

遠清辭妙句焱

念絕煥炳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

明 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况

於驚馬可得齊足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馬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數曰神奔

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驥良馬各可得言

不可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

人蚩鄙益著 善曰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

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齊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此

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比其文見植文之美而竟已文之惡 載權載笑欲罷不

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 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知

積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 良曰載則也歡言美之也 琳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魏太子與質書首報之

吳季重

善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合

此牋也 銑同善註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隆

五臣本作降字

形於文墨

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諸文零落

存者此追亡慮存者也形見也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善曰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

質曰歲不我與 翰曰冉冉疾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

昔侍左右則坐眾賢出

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

壽

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

曰式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 良曰謂在太子也 厠列也眾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

胡可終始相保五臣本並騁材力效節明主

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

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五臣本如來命惜其不遂

可為痛切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凡此數

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

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善曰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嚴助侍從從容又曰

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直疏曰軍書交馳而

輻奏羽檄重積而狎至向曰雍容善和貌虞度也有度

謂寇至也輻至言衆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往

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墨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

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

持論上頗俳優畜之翰曰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善曰漢

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弃市壽

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

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善曰漢書司馬相如

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者中論二十

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

而令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善曰

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伏惟所

作報字

作試

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

漢書嚴助侍從從容

又息夫躬直疏曰軍書交馳而

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

孝武漢帝也阮瑀

陳琳也儔類也

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弃市壽

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者中論二十

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

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

者難誣銑曰謂後俊者也孔子云後生可畏

善本無伏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善本作

善曰又言實藝曰真波安安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章之圃項代

曰場圃講藝之處也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

典籍為場園而優游休息於其間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擣藻下筆

驚龍之文奮矣善曰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

微妙也驚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向曰抗高也擣亦發也藻文也驚龍有五色文章也奮振也

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

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

師功德百之也向曰更始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故實以此此眾議所五臣以歸高遠近

所以同聲也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

今質已五臣本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

不復若平生善本作日字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

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

也慎子曰父歎無過之地則此俗聽矣翰曰墜失勅正蹈履游宴之歡難可再遇

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

之會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下愚不移齊曰易云雲從

際會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

也時邁齒載結徒猶欲觸曾奮首展其割裂之

用也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

善曰尚書曰七十曰老也良曰邁往齒年載大也

觸曾奮首割裂謂曾鋒刃不勝悽悽善曰尚書曰

甘死而効其用以報德焉悽悽善曰尚書曰

悽悽善曰尚書曰敬貌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

太子牋向同善注

吳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

燈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藏廣雅曰曜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翰曰謂辭太子時曜靈日也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

月匿藏也善曰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益再見為上觴旬日無以過也

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濟曰千金言多也浮沉也觴酒器也言此不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餘文同小

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沈謂醉真也頓猶弊也良曰沈頓酒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失即以五日到官初

至承前未知深淺善曰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善曰左氏傳宿婚人

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向曰周山脊也平代二郡

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善曰漢書曰上東擊趙相貫高等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翰曰鄰近栢人縣名餘重以抵祗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

文同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

入黃河抵音暗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遺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技趙憾立漢憾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善曰斬漬爰也疆界字居也漢使韓信擊趙信使韓之知趙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筆山而望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出井陘口大戰良久信率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土軍信旗鼓筆山二千入入趙壁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成安泚水上信後為在陰侯喟然歎聲南望邯鄲想

其信也不用左車之言而敗故云失策也

南望邯鄲想

南望邯鄲想

南望邯鄲想

南望邯鄲想

南望邯鄲想

南望邯鄲想

南望邯鄲想

南望邯鄲想

南望邯鄲想

廉蔭之風善同良注良曰廉頗蔭相如趙國東接鉅

鹿存五臣本李齊之流善曰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

服習禮教比日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善曰西都

士女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

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

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

成安君不聽也向曰慷慨謂身兼也左車即李左車而

質闇弱無以莅之善曰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若乃邁

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

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善曰尚書曰谷絲邁德

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

之桀善本作傑字善曰爾雅曰科賦事行刑資於

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善曰國語樊穆仲曰魯

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

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

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

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

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

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

銑注同曰皆克復舊任軌迹也今不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

侍與彼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異也

善曰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取於繩墨曾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向同善注

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善彼豈

作顯字左右之勤也翰曰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古

今一揆先後不質莫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善曰爾雅曰質

易也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齊曰揆致也焉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與張敞陳咸相類也聊

以當覲不敢多云良曰覲見也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

阮嗣宗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為其辭良同善注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銑曰嘉命即魏册命竊聞明公

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

同風喪德賞功有自來矣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

孫曰叔出季與有自來矣向曰自從也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由臣耳一

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

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翰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佐湯伐桀以為阿衡周

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

蒙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翰曰武王既成

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治曲阜有龜蒙龜蒙曾之山名光大宅居也

呂尚磻磻

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善曰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畔至潘溪之水

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大師武王東伐師尚父

三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

書尚父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比成之業呂望暫把

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翰曰呂尚釣於潘

溪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師武王伐殷用其計

左仗黃鉞古秉白旄以誓而滅殷故云指麾

自是以來

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

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踈踏也

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况自

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

善曰上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

上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

翼輔魏

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

善本作民字

無謗言

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

前者明公

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

東馳迴首內向

善曰上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書

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

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隸東馳封禪

文曰昆蟲皆迴首內向秦美新曰迴首內嚮喁喁如也

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

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

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

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

城自守遣小子觀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

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

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

也

不作善曰過秦論曰方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若居陳蔡苛隱不

安作盜賊伏隱也 翰曰寧 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樂舞善曰京擘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 故

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五臣本作制字 開國光宅

顯茲大原善曰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 明公宜

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善曰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

軍志云允當即歸 銑曰旨意也聖意謂魏 元功盛勳

光光媚彼國主嘉祚魏魏如此向曰元大也光光明

類國士嘉祚如此謂 內外協同靡僭靡違翰曰協合靡非

由斯征伐則可朝五臣本 服濟江掃

除吳會善曰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善曰漢書曰江水祀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善曰長陽賦曰

遠無不服邇無

大魏之德光

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栢文良曰唐虞堯舜也栢文

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

由豈不盛乎善曰莊子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

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

下於夫

齊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

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也

齊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

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揖謝皆讓也 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

小讓也哉善曰仲長子曰言曰人王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 向曰鄰

也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翰曰不通謙辭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于隆出祖武皇帝 齊注同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

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上潢之水

願朝宗而每竭鴛鴦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善曰

傳曰潢汗行潦之水 尚書曰漢朝宗于海 班固王命論曰鴛鴦蹇之乘下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后曰益

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

若沃若調柔也 良曰潢汗雨水也沃若良馬行貌言此水

雖欲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行必見竭困疲殆無由致

也自喻策鄙才疆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莫遠也

何則臯壤搖洛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善

作歎鳥合反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臯壤

字 嗚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

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揚子見岐路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哭見於孟嘗孟嘗君

為之嗚嗚流涕歎與嗚同 銑曰臯壤搖洛謂秋也岐路

東西謂別也惆悵嗚咽皆悲傷也臯壤川原岐路行道也 况

五臣本 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善曰楚辭曰身服義

作恐 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

向曰言服習王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從也

邈若墜雨翩似秋葉音帝 善曰潘岳揚氏七哀詩曰

雲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游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

帶 翰曰墜雨離於雲秋葉去於樹喻已別王也邈遠翩落

也**眺實庸流行能無算**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

良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言遇休明之代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

揚小善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

益之有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

故捨耒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

場圃奉筆兔園善曰詩曰九月築

亂三江西浮善曰言帝從子隆也蕭子顯

七澤善曰言帝從子隆也蕭子顯

戎旃從容讌語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

長裾日曳後乘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載脂善曰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善曰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未測涯涘善曰曹植與曹芳書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撫臆論報早誓善曰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肌骨善曰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寤滄具未運波臣自鴻善曰司馬彪曰轉軍也又曰莊

瀚海善曰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瀚海善曰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瀚海善曰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瀚海善曰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也謝去也
翻鳥羽也
清切潘房寂寥舊草
善曰潘房王府舊草

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左傳曰草門圭竇之人皆

舊所居也清切懷
傷也寂寥無人也
輕舟反溯
素弔影獨留
善曰言舟

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
情愧赦也
良曰別王乘輕舟反向而望心已馳於王左右

矣而形影相弔則留礙矣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

滋深
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

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
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居

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也見似人者
想望於王爾猶龍門不見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

渚
善曰冀王入朝而巳候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艤

既與王爾猶龍門不見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

春晚也艤舟
名王乘也
朱郎方開效蓬心於秋實
善曰史記曰

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郎諸侯朱戶故曰朱郎莊子謂惠子曰
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

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齊曰宋郎謂王在京之印宋其

戶也蓬心非特達眺自謙也樹桃李秋取其實也眺願因得
效已同於此
如其誓復或存衽席無改
善曰同良注

而少報王
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菑薪而失簪哭甚
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跼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

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具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
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指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別也而君棄

之臣不勝哀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

告辭悲來橫集
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

日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望
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
銑曰橫

交不任大馬之誠
善曰史記丞相青翟

也
善曰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彦升

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官而謝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

肅膺

五臣本作應

典冊

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翰曰令善辰時肅敬膺當也典冊謂

受大德顯功高光副四海

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副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

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含生之倫庇身有地

善曰

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

況昉

善曰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

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善曰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銑曰君子

謂高祖與昉有舊

咳唾為恩眄睐

力成飾

善曰莊子孔子

聞咳唾之音古詩曰眄睐以適意向曰眄視也恩飾謂光益於已也

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惠曰吾未獲死所

昔

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

五臣本作契苦結反

之旨形乎善謔

豈謂多幸斯言

善本作其字

不渝

善曰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

謂昉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王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蘇養卒曰兩入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為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詩曰寔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濟曰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末也提挈謂許以為記室也旨意也形是謔戲也餘注同

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

餌

善曰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栢生欲借書班嗣報

曰不結聖人之網不鞅驕君之餌也良曰言誤謬不能先覺高祖之必貴而仕齊是淪沒於驕君之餌餌食也

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臣本作歡字善曰

同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善曰易曰易有太極是

初誰傳道也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將使伊周奉

高也二儀天地也勲功也遂古往古也

轡栢文扶轂善曰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栢曾

之奉轡扶轂請高祖之功過之神功無紀作物何稱

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

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濟曰謂高

祖如神妙之功無能紀述造化万物何以稱之作也

朝初建俊賢翹首善曰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

也維此魚目唐突璵璠扶元反善曰魚目似珠璵璠

入珠璠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傳曰季平子卒

人參也銑曰魚目似珠自喻也顧已循涯寔知塵

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

造孽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向曰涯分寔

是塵汚不奉也韓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誅已罪又與之

官是再成於已其恩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善曰左氏

難以答也造也濟曰言雖致命非所計者也隕降越墜也不勝荷戴

屏營之至善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謹詣廳奉白

戕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戕武良曰今上謂梁高祖

論同善注

任彦升

善曰何之元象與曰高祖武皇帝諱衍

也則猶象與曰帝諱長史王崇等勸進公猶謙讓

未之許等事又賤並任防之辭也帝謂寶

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

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為讓不冒奏丹誠

善曰方言曰溫崇也謂尊

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心謂授梁也

崇而加策命也蓋與韞同

虛受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向曰摺紳顯顯愚

深所未達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

摺紳謂百官也顯顯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蓋聞

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

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敢取其

金孔子曰賜也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

注曰政之言至也齊曰皆此言者高蹈海隅匹夫之

小節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夫石戶之

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

良曰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也餘注同是以

復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

為讓善曰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小周公旦踐東宮復

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曰尚

鈞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各

鈞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向曰太公即磻溪之水鈞其涯

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佐周克況世哲繼

殷遂封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

軌先德在民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

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

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翰曰言况高祖之家

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為齊侍中兄懿監郢

州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善曰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之歎微加以朱方之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又深也微無也

役荆河是依善曰劉藩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

左興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

城慧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

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

豫州良曰令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

實依高祖之功也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善曰尚書曰班師振

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

于西銑曰師入曰振旅造成也王室言齊室也雖累繭

救宋重眡存楚善曰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

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

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眡也淮南子曰申

包胥累繭重眡七日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

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五臣與善本同

以善本作今觀古曾何足云翰曰以懿觀之墨而惑

其盜鍾功疑不賞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云有得其鍾

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

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

者不賞濟曰言東昏侯欲掩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

功歸政闞堅而鳩殺懿也有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

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惟重皇天后土

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惟重不賞之高功矣

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

地告龍逢之怨善曰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

歸政闞堅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鳩夢論語比考識曰殷感

姓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姬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

論語陰燿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射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

禽宋均曰謂殺闞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

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馬走宋宋謂微子開於宋也
賢人歸於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出於庭中
地曰族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言桀必見禽也謂
東昏殺懿懿與齊同姓其怨各有如此也
明公據鞏輟哭厲三軍之志獨

居掩涕激義士之心
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荆
州行事蕭穎曹建牙陳伐吳志曰

孫策立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向得寢
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羈
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元大
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向曰孫權兄策
為許貢客所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
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此二主三軍義士為
之激厲也
故能使海若登祗整圖效祉
善曰王逸曰

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
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整盡也
翰曰楚辭
云使相靈鼓瑟兮海若舞海若海神也齊相公北伐見一小
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公則兒霸王之君與則見祗

神也山海之神整
盡而效其福祉
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

一匡靖亂
善曰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西都賦曰天官

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
左傳宰孔謂晉侯曰君
務靖亂無勤於行也
良曰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
伐葛伯殺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
伐之事而
類於此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善曰左氏傳介之推曰
善曰左氏傳介之推曰
善曰左氏傳介之推曰

生取樂名教
善曰鍾離意別傳
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
向曰言高祖起自諸
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善曰王隱晉
書劉琨表曰

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孫綽子曰或問
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翰曰雅俗謂正風俗
不

習孫吳溝茲神武

善曰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

不殺者也良曰孫子

驅盡誅之氓善本作濟必封之

俗善曰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

堯舜之民比屋可封紂之民比

屋可誅也

龜玉不毀誰之功歟

向曰季氏特伐顛更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虎兕出於匣龜

玉毀於楨中誰之過也今則不然誰之功歟言高祖之功也

獨五臣本

為君子將無特字使伊周何地善曰謝承

暢誅劉表曰遷伯恥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

某等不

達通變實有愚誠

善曰周易曰通不任控貢款悉

心重謁

善曰論語注曰控伏願時膺典冊式

副民望

善曰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

奏記

奏記詣蔣公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

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

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王默默懼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善曰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

星三公位也濟為太尉羣英翹首俊賢抗足善曰易通

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以屬辟書始

下下走為首善曰碎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子夏

皆翹首人聞雞鳴

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五臣本作善自歲反善

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上曰

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

如今卒持篲也 銑曰擁篲申恭敬之禮善帛也 鄒子居五臣本 黍谷之陰

而昭王陪乘善曰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

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鄭玄周禮注 夫布衣

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

為道存也善曰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

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

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 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韋皮也

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齊曰陋鄙也 良曰猥頓也 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

稅以避當塗者之路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

世主者其衆也 銑曰東臯籍之所居之東負新疲病

足力不彊善曰孟子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

非足力之所及也 向曰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廻

謬恩以光清舉翰曰克能也稱已無德則辟命為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大正十一年...

...

...



